

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里相遇，在《红楼梦》的电影里相遇，脱下了戏服的林妹妹和宝哥哥在台下也相遇了。

1977年在香港李翰祥导演家的阁楼上，小小的电视荧幕放映着1962年大陆拍摄的越剧《红楼梦》，徐玉兰演贾宝玉，王文娟演林黛玉，导演不停地赞赏两位演员，说他们唱得好演得好，观众入了戏，感觉他们就是宝黛的化身。当时我和张艾嘉即将演出《红楼梦》，他拿这两位杰出的越剧演员给我们做示范，告诉我们，只要把戏演好观众就会接受，以此为我们打气。

看了王文娟演的林黛玉，有一个镜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那是她听到傻大姐说贾宝玉要娶薛宝钗了，在回廊上茫

然无力地来回乱跑，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王文娟步履轻盈得像柔弱的柳条在风中飘过来飘过去，衣裙随着她的脚步和身段翩翩扬起。林黛玉体弱多病，性情孤傲，在王文娟的演绎下，珍珠仙子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刚烈，

林妹妹宝哥哥隔代相遇

林青霞

活了！那是王文娟台下数十年功练就出来的。

李导演非常珍惜和欣赏他手上这部大陆拍摄的《红楼梦》，他频频摇头说：“这部片子没有了！给烧掉了！”相信他是太惋惜和太喜欢这部戏了，竟然舍弃了他拿手的黄梅调，让我们唱起越剧来，他是想保留并流传他心目中最倾慕的画面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

这部片子拍摄完成后未能在大陆上映，却在香港上映了，因此李导演会有拷贝。

大陆首映此片是1977年，听说有12亿人看过，轰动得不得了，可以说是那一整代人的记忆，问起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人，忆起《红楼梦》都赞誉有加深受感动。王文娟和徐玉兰是绝配，如鱼得水，空前绝后！

谁又会想到，隔代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会在上海相遇。2018年，李导演阁楼上的林黛玉，在我面前出现了。1962年的林黛玉和1977年的贾宝玉相会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我称她老师，她坚持要我直呼她的名字文娟。

九十二岁的文娟，身材修长匀称，腰杆笔直，灰底粉红花的中国式上衣配一条白长裤，脚踩白球鞋，童颜鹤发，即使是眼镜镜片也挡不住她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着的艳光，我端详她就像宝哥哥见了林妹妹那样稀奇，竟然脱口而出，“你有没有画眼线？”她微笑着说，“画了。”一切是那么的自然。

我和文娟刚一坐下话匣子就不停，我谈她当年的林妹妹，告诉她我多么欣赏回廊那段戏，她谈我当年的宝哥哥，说我演绎得青春，并且欣赏李导演设计的服装、布景、道具和美丽的画面。我问她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

她说看得出学习借鉴越剧电影的地方。我问她平常做些什么？年过九十的她依然上进，不只喜爱琴棋书画还研究历史地理，她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对世界充满了好奇。说了一会儿才想起晾在旁边的才子王悦阳，安排我们见面的好友贾安宜，还有文娟的女弟子李旭丹。突然警觉文娟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腰杆笔直地坐了很久，赶快拿个椅垫让她靠着。

在静安香格里拉酒店行政酒廊里，旭丹为我们清唱了一段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和“黛玉葬花”助兴，文娟面带笑容满意地欣赏她得意门生的表演，不知不觉已消磨了三个小时，文娟始终一派优雅娴静地端坐着，我那递过去的大红椅垫毫无用武之地，窗外夕阳的金光斜斜地照进窗里，文娟起身告别，虽然意犹未尽，我也不好让她久留。临走她送我一本书她写的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，我送我写的《窗里窗外》和《云去云来》。

2021年8月6日凌晨，王文娟先生仙逝，她九十五岁的生命，有八十三年是在钻研、演绎和传承越剧上，难怪她会说，“我的命根子是戏”。

王文娟先生的戏梦人生，从她十二岁由家乡浙江省嵊县到上海投奔表姐竺素娥开始，她跟表姐学唱小生和花旦。十九岁就独挑大梁。二十一岁以一出《礼拜六》在上海滩一炮而红。二十二岁时就和徐玉兰搭档，后来成立红楼

我的不少好朋友都推荐我到江山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七月下旬，我邀了“幸福四家庭”的四对夫妇专程搭乘高铁2小时就从上海到达江山，在江山生活了三天两宿，深感江山值得一游，不虚此行。

我们幸福四家庭，有许多相似之处，多是原配的恩爱夫妻，年龄都在65周岁上下，政治面貌全是中共党员，性格脾气、兴趣爱好相当一致。第二代都是女儿，成了四姐妹，2012年，我的女儿带头结了婚成了家，同盟被打破，另外三个女儿纷纷紧跟结婚成家。我的女儿生了个女儿，其他三位同一年都生了男孩。我们幸福四家庭基本上每月要组织一次集体活动。所以，到江山一游，心情格外兴奋。

江山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，是浙江省西南门户和钱江源头之一。唐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建县，1987年撤县设市。区域面积2019平方公里，总人口61.3万。江山拥有世界自然遗产——江郎山。相传，早年间江郎山地块原本是个海口，从这里可以直通到东海龙宫。东海龙宫有个小女儿叫海公主，海公主善良美丽，但又调皮任性，时常从这海口出来游玩。看见凡间男耕女织，夫妻恩爱，非常羡慕。幻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，也能过这样的日子。有一次海公主从海口出来游玩，认识了江姓三兄弟，便对眉清目秀、温文尔雅的三郎一见钟情，芳心暗许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，就称这座山为“江郎山”。

江郎山常常出现云雾缭绕三峰的壮观景象。当年，启功老先生看到这云雾缭绕，时而如万马奔腾，时而波涛暗涌的场景，即兴在江郎山人口处提了“天半江郎”四个大字。江郎山的云海与其他不同，茫茫云海，群山若隐若现，唯江郎山三石耸立在云海之中，是孤独的、也是骄傲的。换个角度当你站立在霞客亭

前，壮观的三石石在云雾飘摇中若隐若现，显得更加清透与灵气，此时的你仿佛不小心踏入仙境中，流连其中而忘返。

江山以建设“实力支撑、美丽著称、活力开放、人民幸福”为目标，深入实施工业强市、旅游富民“两轮驱动”和“融接轨”等战略举措，全力打造全国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样板区、乡村振兴先行区、全域旅游示范区。境内森林覆盖率近70%，有国家级森林公园1个、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。城区依山傍水，母亲河——须江穿城而过，“两江一带”秀丽动人，城区绿地率也相当高。江山幸福乡村美丽绽放，是全国十佳魅力新农村县(市)、浙江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县。江山区位优势突出，杭长高铁、京台(黄衢南)高速、浙赣铁路贯穿全境，与京、沪、杭、甬等大都市间交通便捷。

江山历史绵长、人杰地灵，孕育了清漾毛氏文化、江郎山世遗文化、仙霞古道文化、廿八都古镇文化以及村歌文化，是一个值得探寻的人文故地。江南毛氏发祥地、毛泽东同志故居地清漾村，历史上出过8位尚书、83位进士，毛泽东同志系清漾毛氏第56代嫡孙，毛泽东同志的孙子毛新宇等毛氏宗亲多次来此寻根问祖，《清漾毛氏族谱》被国家档案局列入首批48件国家级珍贵遗产档案之一。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，自古以来就是白居易、辛弃疾、徐霞客等文人墨客荟萃之地，入遗成功后，江郎山作为“老年期丹霞”地貌的典型代表，开启了人文业态发展的新篇章。古道文化飞地——仙霞古驿道，开辟于唐代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陆上运输线，廿八都古镇因驿道而商贾云集、繁华一时，全镇1万多人有142种姓氏、13种方言，保存有2公里长的古街和36幢明清古民居，被誉为“江南古寨、寻梦之都”。

王文娟先生一生得奖无数，光是终身成就奖就拿了好几个，我认为最值得一提和最有意义的一项是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‘越剧’传承人”。如今天掉下的林妹妹又回到天上去了，在云担心地问“你演得好林黛玉吗？”她回答得简单，不经意地仰望天际，林妹妹会在云里出现呢！

玉楼春·咏小七孔古桥

明德
响水河兮喧转闾，涵碧潭平摘翠玉。石圮七券韵无极，尘虑消于深处也。
霪雨山洪何所惧，甘续桂黔商贾路。斜曛几度映枫香，桥堍绿萋接复古。

五十五年前的一封信

张广智

往事55年，历史一瞬间。少作留旧痕，山河换新颜。近日，在杂乱的文稿中，意外地发现了55年前，新民晚报给我寄来的一封信，是本人于1965年12月15日在新民晚报副刊登载的《兰克和〈教皇史〉》一文的剪报。细览之后，知贵报责编是1966年1月2日寄出的，我于次日收到，翔股路邮局的邮戳，清晰可见。记忆一下把我带回到半个多世纪前。

55年前，我正在复旦历史系攻读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研究生，时为研二。这篇千字不到的短文，类似文学小品的随笔，不免留有时代的印记，但却是我的专业：兰克是“近代西方史学之祖”、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大师，他一生著作等身，约有54卷之多，还不包括他晚年口授的多卷本《世界史》、《教皇史》是他的代表作。在当今学界称某某为“你真是像兰克”，绝对是荣耀的褒奖。

小文虽小，于我乃大，自此开启了我与新民晚报近一个甲子的情谊。改革开放的春风怡和之时，我已是复旦历史系的一位教师，业余，不时给夜光杯投稿，这些篇什大体沿袭了《兰克和〈教皇史〉》的文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也加深了我与新民晚报的缘分，弥足珍贵。

《兰克和〈教皇史〉》刊发后不久，晚报给我寄来了5元钱的稿费。在当时，这5元钱不是个小数，稍作比较就可知晓。那时，一碗阳春面，8分；一碗鲜肉小馄饨，1角；复旦登辉堂的电影票，一张票售8分，校外电影院大概也就1角5分一张吧。如此推算，这5元钱真是一笔不小的钱啊！

此事未了，一同门师兄兄弟见状起哄，说我有钱了，要我请客吃饭，那就请客吧。在当时，我们一伙小聚，一是去五角场的淞沪饭店，这要多走几步路，但饭后(或饭前)可去五角场逛逛，说不定有中意的新影片去翔股电影院顺便看场电影(学校登辉堂也放电影，但大多是老片子)，那确是美事一桩；二是去来喜饭店，它位于国权路北端，与我校老校门近在咫尺，那时一些名教授，如周谷城、周予同等来校上课或参加活动，在“来喜”都见有他们的踪影。不过，当时我还不知国权路上的小来喜饭店，是借鉴于南京西路大来喜饭店的店号，虽同为姓，但却不是一家人，两家饭店现已悄然消失，鲜为人知了。这是几天前，读史老张告诉我的。

国权路上的来喜饭店，门面不大，确实是个小饭店，但店堂整洁有序，且菜肴味道不错，也算是当时五角场地区的“名店”了。话说我们师兄三人，步入店内，在一处火车席餐桌坐下，年代许久，我已记不得点了什么菜，但从大家饭后的高兴愉悦之情来看，我这次“请客”是成功了。疫情前，西南大学著名教授、杨群章师兄在我电话中还聊起多年前来喜的那次饭事，仍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来喜的狮子头、荠菜肉丝豆腐羹，真是味道鲜美，难以忘怀啊！”师兄年龄比我大好多，读研时就称他为“老杨”，此刻我夸他：“你记性真好，老了仍是‘少年’！”

此事还未了。几天后，我去四川北路旧书店淘书，发现了耿淡如师(我研究生时的导师)于1933年翻译的海斯和蒙合著的《近世世界史》，民国时期的精装本，计894页，售价8角，我看过后如获至宝，当付款后从营业员手里接过这沉甸甸的译著。其时欢快雀跃之情犹在眼前，我还真的要感谢55年前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“少作”，舍此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

海边 (油画) 徐淑荣

编者按：“饭圈”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中。这组《十日谈》“学艺先学德”，聚焦老艺术家的艺德佳话，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。

创立了梅派艺术的梅兰芳，何以成为梨园行的泰山北斗，进一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？文艺界历来重视德行，必须德艺双馨才可能众望所归。梅兰芳的德行可从梅门家风说起。

梅兰芳的祖父叫梅巧玲，是京剧草创时期京城“四大徽班”之一四喜班的掌门人。当时有一位外地的举人来京参加科举考试失败，留在北京继续攻读为下次科考作准备。他是那个戏迷，文学功底好，往往在看戏后帮助梅巧玲分析、评点，还经常为之修正台词。然而他在京城住久了，家里带来的钱渐渐不够用了，又不好意思开口向朋友借，于是就把随身的贵重物品和衣服等陆续拿去典当。此举被梅巧玲发现后，就去说服了这位举人的仆人，在其帮助下找到这些当票，把被典当的物品全部赎出来，物归原主。这位举人后来科考高中，可惜好景不长，客死京城，其治丧、买棺材费用也是梅巧玲出的。

先人仗义疏财的事迹被梅兰芳写进了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，他说，“我祖母和姑母把我祖父的为人行事讲给我听，我受了感动，立志要学我祖父和一切好人的样子，要

长进向上，不敢胡来”。

当年在私有体制下，梅剧团里的演职员报酬主要靠梅兰芳的演出。有时即使外界人才济济，完全可以再找到更加相称、嗓子也更好一些的合作者，梅兰芳也尽量起用梅剧团里合作多年的老人，并不因为他们功夫不如年轻人而把他们搁在一边，有时即使舞台上用不上，他也照样“养”着。1949年，梅兰芳

梅门家风

翁思再

听到老生搭档王琴生讲，上海一位老艺人逝世了，家里很困难，马上掏出五百万元(注：此为当时的货币，约相当于后来的500元)，让王琴生交给这位非亲非故老艺人的家属。诸如此类为他人雪中送炭的事例，在梅兰芳身上不胜枚举。

有一位知识分子叫刘仲秋，早年在西安办了一个名叫“夏声戏校”的民间京剧科班。1947年时局混乱，这个学校面临解散，刘仲秋向梅兰芳求助。在梅兰芳的建议下“夏声戏校”迁来上海，梅兰芳为它找到一个停业的工厂车间作为校址。不久刘仲秋接到梅兰芳秘书打来的电话，说道：“梅先生把自己前天演出的票款全部送给你们学校，账已经结

出来了，请你们马上来拿支票。”对于“夏声戏校”来说，这就如同久旱逢甘霖。该校一直维持到解放初期，师生中一部分参加了解放军所属的京剧团，另一部分则成为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早期的骨干。

梅兰芳爱好收藏，藏品中有明清家具、古籍善本、瓷器、手抄的古代传奇剧本等。梅家的字画除了家传的古代名家如仇英等人的作品外，还有友人如翁绶缙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黄宾虹等人的赠品。据他的外孙范梅强告知，1959年梅兰芳入党时向组织表示要把所有藏品捐献给国家。1961年梅兰芳逝世后，梅夫人福芝芳表示要实现上述遗愿，于是文化部派专家组进驻梅府，将文物一一查勘，登记造册。文物总数达到三万多件，由朱家潘、许姬传、言简斋等人亲笔书写目录及说明，细致的工作陆续做了几年。1966年动乱的风声开始袭来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肖东同志及时来到梅家，亲自主持转移这些文物，整整装了五卡车，迁藏到部里的一个地下仓库，终于使它们免遭浩劫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文化部将北京护国寺梅兰芳故居改建为纪念馆，把梅兰芳所捐献的价值连城的文物列展。

程砚秋柔中蓄刚的艺术品格来自他的崇高人格。责编：杨晓晖

